格林村的“甜蜜事业”

申　琳

逐梦

格林村，是西藏自治区墨脱县背崩乡的一个小小村落，坐落在雅鲁藏布江南岸。站在村外达帕山上极目四望，江水滔滔奔流，河谷云雾蒸腾，两岸青山如黛。远处，南迦巴瓦峰的皑皑峰顶云遮雾绕……

3年前，31岁的黄家斌来到这里担任驻村第一书记。一到达，他就被村外的美景吸引了。远远望去，村里房子整齐，那是政府扶持建设、入住才一年的新居。然而，进村后，脸上笑意还没来得及绽开，就愣住了：与村外的美景和整齐的村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房前屋后是各家拴的牛马、堆的木柴，牲畜没有圈养，在村中游荡，村子里飘散着一股味道……

晚上，躺在工作队简陋的宿舍里，黄家斌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

随后几天的入户调查，黄家斌更是印象深刻。格林村是个纯农业村，村民靠种水稻和玉米为生，2018年人均收入9000多元。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，虽然村里建档立卡的8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，但少数脱贫群众的收入来源还是比较单一，以后怎么致富仍是个要思考的问题。

每天晚上，黄家斌躺在床上就琢磨：格林村今后的路该怎么走？墨脱真正通公路不过5年多时间，如何让乡亲们生发出改变现状的意愿，如何激发格林村发展的活力？他感到，自己这个驻村第一书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。

一

把全村的牲畜都圈养起来，是黄家斌到格林村后做出的第一个重要决定。

谁知，想法刚一提出，不但群众反对，村干部也有不赞成的。有人甚至斩钉截铁地说：“圈不了，我们这里从来都是散养的！”有人说得委婉：“我们都习惯了，过段时间您也会习惯的。”

对此，黄家斌有心理准备。他先不急着推行这个想法，而是一有空就到村民家里拉家常，给村里人讲卫生防疫常识，改变大家的认识。

思想工作慢慢做，另一项工作却要抓紧。黄家斌带着一些党员、群众上了山，先建起一个1000多亩的牧场，让部分群众把牛马圈养起来。当看见这些人家的门前屋后都干干净净，牛马在牧场吃得挺欢，其他村民慢慢也想通了。就这样，格林村家家户户赶着牛马上了山，村里一下子整洁干净了许多。

黄家斌趁热打铁，组织全村村民大扫除，把房前屋后、犄角旮旯里的垃圾全都清扫出来并拉走。这么大规模的大扫除，在格林村历史上是第一次。从那以后，格林村有了每周一大扫除的惯例。黄家斌还带着村两委把“人畜分居、门前三包”等内容写进了村规民约中，从此格林村处处清清爽爽。

牲畜圈养后，家家门前屋后的空地用来做什么呢？既是农村，就要有田园风景。于是，黄家斌和驻村工作队队员带着村民种花、种菜、种果树，既美化居住环境，也开发庭院经济。在工作队宿舍旁边荒地上，黄家斌他们带头种起小白菜、丝瓜、黄瓜等蔬菜，一方面解决了自己的吃菜问题，另一方面给村民做好示范。

黄家斌还联系到县里有关部门，对方送来果树200多棵。一位好友又送来核桃苗100多棵。虽然刚栽的果树很少挂果，但格林村的春天却因此变得色彩缤纷起来，桃花红、梨花白、菜花黄……

3年多时间里，格林村实现了从环境脏乱到整洁秀美的转变。更重要的是，村里人焕发出了精气神儿。大伙儿说：“这是黄书记带来的变化。”黄家斌却笑着摆摆手说：“是咱们村的人都爱美了。”

二

每天，只要在村里，黄家斌必去一个地方——位于雅鲁藏布江南岸山上的茶园。黄家斌给它起了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名字——飘渺茶园。

说“飘渺”，名副其实。站在这片茶园的高处望去，眼前是云雾缭绕的雅鲁藏布江河谷，上千米的海拔高差让这里常现云海奇观；向北的天际处，海拔7782米高的南迦巴瓦峰奇美而神秘……

不过，黄家斌每天都到茶园来，不光是因为这里的美景，更因为这片茶园在格林村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地位。

驻村之初，黄家斌就琢磨着怎么改变格林村单一的种植结构。难道村里就没种过经济作物？找村干部一打听，他喜出望外，村里居然有一片385亩的扶贫茶园。

然而，当黄家斌兴冲冲跑到茶园，却大失所望。说是茶园，其实是一片刚种下不久的茶苗，不仅长得苗细叶黄，而且村里的牛马还时不时地过来啃吃，看上去根本没人管理。

把这片茶园好好经营起来，成为黄家斌驻村后着手干的第二件大事。

首先是制定规章制度。安排专人每天去茶园巡逻，不能让牛马再跑进来，还要学会日常的施肥、除草等管护技能。黄家斌带头在茶园值班，他几乎泡在了茶园里，摸索着学习管护技术。

接着他请来茶叶专家指导。如何保证茶树种植、茶叶采摘的质量，黄家斌同样带头学习。老家河南信阳是出产茶叶的地方，黄家斌利用回乡探亲的机会，拜访家乡的茶叶专家。时间一长，甚至谙熟了炒制茶叶的技术。

在精心管护之下，飘渺茶园里的茶树长势良好。2021年刚进入采茶期，黄家斌就立即组织全村人抓紧采茶。这一年，茶园迎来一个小丰收，当年茶叶收入达到50多万元。村民们每家捧着一两万元的现金分红，喜得眉开眼笑，这可是格林村历史上第一次集体分红。

当年夏天，采茶季刚过，黄家斌就带着村民在茶园里一下子种了1000多棵果树。2022年元旦，他又带着村民在茶园里种下100株蔷薇。按黄家斌的设想，他要把这里建成一个茶园综合体，实行茶果蔬花套种，既实现土地综合效益，又打造具有格林村特色的旅游点。

随着通往茶园的道路开始硬化，山顶开始建设观光平台，格林村村民明白了这位年轻的驻村第一书记的这项大规划——要把飘渺茶园打造成格林村农旅融合产业的龙头。眼下，黄家斌描绘的这幅美好图景，正在逐渐变成现实……

三

村子在变美，村民在变富。只有格林村的乡亲们清楚，黄家斌这个驻村第一书记为此付出了多少。

就说当初美化村庄环境这件事，并不简单。村里的饮用水主要靠山上几个蓄水池，黄家斌他们上山查看，发现蓄水池和水渠里堆着厚厚的烂泥和枯枝败叶。为此，他带着村民清理了一整天，身上趴了6只蚂蟥。被蚂蟥叮咬之后，鲜血顺着腿直流；后来一个多月里，伤口奇痒，忍不住去挠，一挠又是鲜血直流……

不过，黄家斌说，最怕的不是蚂蟥，至少再被咬时那痒就可以忍受了。最怕的是当地一种蚊蚋，被它一碰，皮肤就会红肿一片，而且奇痒无比。他第一次被咬到是在右手大拇指，瞬间肿得像鸡蛋那么大，无法弯曲，过了十几天才慢慢消肿。

驻村这几年，农忙时黄家斌下田帮村民收割水稻、玉米，农闲时他带村民进林子采摘羊肚菌，被蚂蟥、蚊虫叮咬已成常态，现在他见到这些毒虫已经习以为常了。

3年多来，黄家斌不知把格林村的茶园、稻田、森林跑了多少遍。连着4个春节，他都是在村里度过的。在村民们眼里，这个驻村第一书记永远不知疲倦，大家称他“闲不住的黄书记”。

这个“闲不住的黄书记”还买来孵化机，潜心研究孵化技术。黄家斌在全村和邻村收购鸡蛋来孵小鸡，有时一个月能孵出100多只，再把小鸡送给村民们饲养。有的村民被他感动了，卖鸡蛋时特意给他便宜点：“你对村里人这么好，大家都会记住你的。”

墨脱电网不稳定，格林村经常断电。不知道多少个深夜，黄家斌发现停电了，第一反应是赶紧起床照管孵化机。一次，他从几个村收来700多只蛋来孵小鸡，却因频繁停电仅孵出80多只。虽然很沮丧，但是他没有被困难吓倒。那段日子，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是看孵化机里的鸡蛋，然后喂小鸡、遛小鸡，接着到鸡圈里去喂大鸡。“在孵小鸡方面，我绝对算专家了。”黄家斌很自豪，他还专门制作了相关视频教程，分享到微信朋友圈。

努力终有回报。如今，格林村家家户户的鸡圈里，几乎都是黄家斌用孵化机孵出的鸡。

四

2020年底，黄家斌第一轮驻村期满，即将回到原单位林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。听说黄家斌要走，格林村村民们联名向上级请求，希望他留下来再干两年。看着那几十个红手印，黄家斌百感交集。

当初到格林村驻村时，儿子才两岁多。“我是在爱人的微信朋友圈里看着儿子一点点长大的。”提起儿子，黄家斌很是内疚。更让他伤感的是，驻村以来父母都有重病住院的情况，可是墨脱经常因大雨塌方、大雪封山而交通中断，他因此都没能及时回家探望。

眼看着即将圆满完成两年驻村任务，黄家斌觉得该是好好陪陪家人的时候了。可是，格林村的一切又让他难以割舍：茶园很快可以采茶了，富民产业刚起了个头，规划的乡村旅游还没有展开实施……乡亲们都热切盼着他留下。老支书也找上门来：“留下吧，黄书记，你有能力有办法，关键对咱格林村有感情。”

是啊，两年来，因为对格林村和驻村工作的热爱，黄家斌已经把自己彻底融入了这里，跟别人讲话开口就是“我们村”。在外面看到漂亮的花儿，他也会想着“这要是长在我们村肯定很漂亮”，总会剪下一些扦插到格林村中来。

不久，黄家斌主动向组织申请：留下来，再干一轮驻村工作。从那以后至今，黄家斌更是开足了马力。

首先是扩大格林村多种经营的范围。黄家斌领着村民在林下仿野生种植灵芝、猴头菇，丰收时节教大家做电商销售，还带着村民到县城进行推销。

然后是利用各种渠道推介格林村乡村旅游。对来格林村的外地客人，黄家斌都争取亲自讲解。有一阵子，他还带着村干部拜访了县城的酒店，把格林村的旅游海报摆进了酒店大堂。

如今，格林村农旅融合产业渐具雏形：飘渺茶园的建设已近尾声，旁边还建有汽车帐篷营地；村里特色民宿在县里专项资金扶持下已建成6家；结合自然资源，村里已设计出森林康养、观花、观鸟等多条旅游线路……

2021年，格林村人均收入达到2.3万元。在村民卓玛曲宗家的民宿里，夫妇俩感慨3年来村子的变化：“黄书记来了，让沉闷的格林村充满了活力、充满了欢笑，当然，更充满了希望！”

到今年底，黄家斌将完成第二轮驻村工作。黄家斌说，驻村结束后他最想写本书，把这4年的驻村工作经历记录下来，这是他人生最宝贵的一笔财富。

“书名是什么？”我们问。黄家斌笑了：“书名想好了，就叫‘甜蜜的事业’！”

图①：正在采茶的黄家斌。
陈　超摄

图②：茶园风光。
黄家斌摄

图③：格林村周边群山风光。
黄家斌摄

版式设计：赵偲汝

遇见

金色的树

卓国志

南方晚春时节，层峦叠嶂的闽西长汀乡野，山花渐次落去，阳光日益炽烈。充沛的汀江水倒映着两岸，浅翠浓绿杂染于江中，让人分不清是山绿还是水绿。

从县城驱车沿着汀江岸边的319国道南行，半个小时光景就到了三洲镇上。老黄如约在他家旁边的路口等我。老黄今年68岁，头发已经全白了。

我随老黄去看他侍弄了20多年的山林。路边，油菜花已是灿烂的金黄色，林中的鸟雀欢悦地鸣叫着，人一走近就扑棱棱群飞而起。远远望去，无数松木杉树杨梅油茶树，从山顶天际层叠涌来，像是长成了山的衣衫。

这些林子是老黄20多年前开始种的。早些时候，这一带的山光秃秃的。因为裸露的山体红彤彤的，所以这山又被叫做“火焰山”。曾经，等柴起灶的砍刀长年累月地挥向山林。直到某一天，人们突然发现，河床抬高了，水面比堤外的田要高出许多。“一下大雨就发山洪。红泥浆满地流，开好的荒地上刚栽的树苗，被冲得东倒西歪甚至无影无踪。3年都种不了树啊。”讲起这些往事，老黄关不上话匣子。为此，县上和镇里想了很多办法，比如动员农民承包荒山种树，甚至挨家挨户做工作。

在这水土治理的大军中，老黄从来都是打头的那个。头年种果树，来年种茶树，过了几年又种杨梅树，200亩、300亩、500亩……一次比一次种得多。老黄相信功夫定不会负有心人。

老黄还把全家老小带上一起种树。每年暑假他都把儿女“逼”上山去，同他一起干活。有一回，他带两个儿子挑粪上山给果树下肥，老黄挑了两大箩筐，两个儿子一人挑两畚箕。脚下小路坑洼，路上的砾石一不小心踩不稳，脚底打滑，带着人直往前趔趄。忙了一天回到家里，孩子们衣服一脱，才发现肩头已经磨得红肿，妻子心疼得直数落老黄。老黄不吭声，埋头把在山上挖卷了刃的锄头从木柄上敲打下来，打算改天送到铁匠铺去。

经年累月地植树种果，山上的土地越发平整了，可老黄脸上的褶子却越来越多。几年后杨梅树挂果，老黄有了第一笔50多万元的收入，当年，许多村民就跟着他上山种起了杨梅树。没几年，三洲镇就发展成万亩杨梅基地，后来镇里每年都举办杨梅节。更让人惊诧的事发生了：人们发现山上小沟里有了流水，从前没见过的各种鸟儿飞来了。在过去的“火焰山”下形成了一个湿地公园，县里还在那里建起了一座杨梅博物馆。“天道酬勤，放哪儿都是这个理。”老黄说。他的眼神里透着一股纯净。

从山头往下，松杉林、茶果林、菜园子，层次分明。近处，是老黄300多亩景观树的园子。园子里，大小不一的管道和喷灌器随着阡陌延伸。泥土散发着一种隐隐约约的香味，让人想到儿时在村旁小溪边田野里闻到的味道。

10年前，老黄看中并开始种植景观树。这些年城乡建设发展迅速，罗汉松、桂花树、樱花树等优质景观树的需求量大，市场前景好。“我还种了些金丝楠木、红豆杉。”老黄说。“这两种树没那么快变现。”我插嘴道。“怎么着也得长一两百年，留给后人吧。老辈人辛苦干，都是为了后人更好。”老黄说着，俯身随手抓起一把土，用力握一握，再松开看一看、闻一闻，“你看，有点腐殖质了，经过二三十年治理的山土变肥起来了。”我看到，那土的颜色黄中偏黑，不再是红得刺眼，也湿润，能粘在手掌上了。

从山上回来，老黄带我去他家坐坐。庭院宽敞，房前屋后都栽着树。落座，喝茶聊天。我知道老黄早先有件心事，想让在外地工作的小儿子回来和他一块上山干，但没能如愿。2013年，小儿子终于回来了。“快10年了。回来前他在外地工作，每个月可以赚一两万。”老黄喝着茶不紧不慢地说。“那回来后，他还能赚到那么多吗？”我有点怀疑。“可不是嘛，当初我也担心。一方面盼着儿子回到身边，另一方面也担心他回来赚钱少了。那年儿子回家来，我就带他到山上走走。后面不知道哪点打动他了，过不久他就辞职回家来。”

山上那片景观树，就是老黄带着返乡的儿子种起来的，父子俩一起上山挖大坑、下基肥。从镇上规模养殖场的沼气池铺了管道上山，抽取沼液做肥料。沼液还田是有机肥，树长得又快又壮。“他还建了个规模养殖场，在镇上办了一家超市，又开了网店销售景观树，顺带帮乡亲们卖土特产。加起来，收入不比以前差。回来后谈了对象，结婚生子，留在老家的心也就定了。这就像那些大树，根扎得深了，挪都不好挪喽！”听老黄这么说，我笑了，老黄也笑了，脸上的皱纹随之展开，好像都开了花儿。

暖风拂面，夕阳正红，老黄送我出门。阳光映照下，门口那排树、门上贴的“福”字和老黄头顶的白发，都泛出一层金色的光。这是幸福生活的色彩。

下图为长汀人工林。
胡晓钢摄

大地

本社社址：北京市朝阳门外金台西路2号　电子信箱：rmrb@people.cn　邮政编码：100733　电话查号台：(010)65368114　印刷质量监督电话：(010)65368832　广告部电话：(010)65368792　定价每月24.00元　零售每份0.60元　广告许可证：京工商广字第003号